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二十

閹宦類

萬曆疏鈔卷二十

閹宦類

姦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懇乞乾斷亟賜

重戮以彰國法以安社稷疏

李　植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嘗讀春秋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凡犯無將之戒者雖蹤跡之臣猶在不赦而況密邇黼座掌握中樞者乎竊見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狠毒異常姦貪無匹竊弄威福包藏禍心十年於茲矣此中外之所共

知人神之所同憤者也　皇上明並日月於保之姦邪諒必洞燭而稔察之矣然不即加誅斥者無乃念其舊人暫爲姑息耳殊不知禍根不除則枝蔓日盛譬之瘿瘤蓄毒壅結既深則重脈歸聚終必潰裂臣所蚤暮寒心不得不上瀆天聽也謹以保罪當誅者十二事爲　皇上陳之試垂察施行焉内官張大受書手徐爵先年論死皆太監李彬親信人也因盜大祀神祇祭品奉　世宗皇帝明旨大受發充孝陵衛淨軍永不叙用徐爵發邊衛充軍但逃殺了是皆姦

黨賊犯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後大受既回而保任
之爲股肱爵逃回而保任之爲心腹受則叨處掖庭
陞至乾清宮管事爵則冒濫功次擢至錦衣衛指揮
是崇嚴之禁城爲逃逋之淵藪矣此保罪之當誅者
一也助教鄭如金曾爲人打點爭爵被論罷職矣保
招爲門客而私改錦衣衛總旗太監暨擢曾延燒永
壽仙宮謫戍留都矣保受其萬金起爲南京守備夫
保掌東廠凡罷斥官員潛住京師者職當訪拏者也
反用作私室爪牙俾得假虎以害衆保掌司禮凡有

過豎得罪先朝者理當痛絕者也反置之根本重地俾得肆狠毒以殘民此保罪當誅者二也擅入宮禁律有明條保引徐爵曉夜共處直房披閱章奏凡重大之機務緊密之軍情未經御覽未發閣票而爵已先知漏泄於外矣爵又窺伺　皇上之起居探察聖母之動靜戲言褻語無不與聞宣揚於外恬不知諱由是奔競者慕其威靈巧宦者附其聲勢或託先容以謁保或納重賂以求通其門如市而權傾中外矣爵之敢蔑法紀非保縱之乎此保罪之當誅者三

也去年永寧公主選婚朝廷重典也保受梁柱銀二
萬兩而天相之駙馬曲庇入選是以金枝玉葉爲媒
利之階也致陷公主孀居是誰之咎歟此保罪之當
誅者四也欽賜戴聖夫人莊田銀兩　皇上特恩也
保先勒銀二千五百兩而內帑之給方行是以　主
上恩私爲漁貨之地也雖爲九重乳母奚暇顧耶此
保罪之當誅者五也御用監歲買珠玉珍玩等物約
費十數萬金保揀低者進用而貴重者盡入私囊贓
罰庫累年籍殁逆臣家財奚止數百萬兩保悉以賸

賜真而古器重寶竊為已有凡遇時節進奉　皇上
聖母皆是物也以　皇上之財獻於　皇上又誑騙
皇上之賞賜濫乞　皇上之恩陞其欺罔如是此保
罪之當誅者六也二十四監內官凡有富名者保必
搜求隱過而嚇騙其財物有病故者保必封鎖房屋
而檢括其家貲如在前太監鄭真曹憲孟充王臻等
卒家財或數十萬或十餘萬保遣徐爵以尋常之物
進於　皇上而金銀珍貨保悉有之其分散各家名
下者纔十之一二耳故保私宅所藏可當天下貢賦

一年之入其姦貪如是此保罪之當誅者七也保之第宅店房遍滿京師不能悉數如造壽地於北山口而壯麗之花園堪並西苑至於壘鷹石於成山崔巍奇巧又西苑之所無也蓋私第於原籍而規模之華峻可擬王居其數五千四百八十間名爲一藏又王居之弗若也　皇上敦崇節儉遊觀之所不過仍祖宗之舊制而已保乃敢僭侈無上若此此保罪之當誅者八也保之擅作威福不暇枚舉如怒臨淮侯則拏其僕從非刑夾打㤓劉皇親則請罪堦下呵令

叩頭　皇上優恤勳戚隆以禮貌未嘗輕加譴責保乃敢作威凌虐若此此保罪之當誅者九也家人犯罪罪坐家長律也慈慶宮前禮當嚴肅矣馮佑過之嗔內官不即起避輙敢高聲辱罵尚知有太后乎詔選九嬪禁止嫁娶矣馮邦寧兄弟乃擇絕色二女納為侍姬尚知有　皇上乎至於戕害平民霸占產業肆惡於外者難以悉舉是皆保有以釀成之也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也　皇上之居曰黃屋服曰黃袍器用帷帳悉以黃者所以明有尊也臣見保於選大婚

時輒自用黃帳圍繞恬不爲怪然猶以爲大婚討也
及臣昨於天壇監宰見壇內建黃帳一頂以爲此必
皇上親郊所用旣詢之乃爲保設也夫保一宦官耳
敢爲僭用黃帳其他滅禮犯分越制踰等何所不爲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二也　皇
上近爲潞王殿下分封欲先擇一善地令保開具地
方呈覽所以厚天倫也保宜訪擇妥貼者并上之
皇上　聖母勿致異同可也乃保開呈　皇上者如
此開呈　聖母者又如彼此其心何心哉豈　聖母

有愛子之心　皇上獨無愛弟之仁乎如此舉動將使　陛下母子兄弟之間違傷天和其所虧損　聖德更非尠小欺君罔上莫此爲甚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二也竊念保之罪惡千態萬狀卽罄南山之竹不能載萬分之一其彰明較著爲中外所共聞見如臣數之於前者卽劉瑾汪直之惡亦不加甚乃大小臣工畏保之威懼保之惡曾無一人爲　皇上指陳其罪而內侍左右亦無一人如張永發劉瑾之謀者以密奏內庭臣痛　皇上之勢亦可謂孤立於上矣臣

又聞 皇上於保少加誅讓則湍流於前以文其非退則怨訕於後以洩其憤況有大受徐爵等煽其虐焰助其異謀恐一旦變生肘腋有臣所不忍言者正也臣一芥草茅荷蒙 皇上聖恩寄臣以耳目之責發姦摘伏臣之職也有臣如保不早為 皇上熟數而亟陳之恐其毒惡所積日甚一日將來潰散決裂流漫必盛彼時雖欲有所言亦已晚矣臣是以憤悶憂傷莫知所措不避死亡之誅仰瀆天聽伏祈 皇上察臣言不謬諒臣心無他大奮乾剛早賜 聖斷

將馮保張大受徐爵等速加誅戮明正其罪於馮佑
馮邦寧等重加問訊以消餘黨則姦謀可解人心可
安神人共快宗社無虞即臣後受斧鉞以謝輕言之
罪臣所甘心也緣臣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干冒天威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逆惡中璫交通內外包藏禍心懇乞聖明重加

究處以正國法疏

王國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待罪言官若使事關宗社安危而不爲　陛下言之則臣爲負　陛下當今之時罪大惡極可以危宗社者則司禮監太監馮保是也臣請列其欺君誤國之罪惟　陛下垂覽焉夫保受　陛下厚恩無數乃不思報主酬恩專擅權肆惡欺　陛下於冲年攬朝政爲己出潛引充軍在逃人犯徐爵結爲腹心大

開賄賂需索沿邊諸將或二三萬或以數十萬不計
其數盜取內府珍寶或藏於私宅或送於原籍不可
勝窮歛天下之財物以肥身家括天下之寶貨以為
玩好縱伊姪馮邦枉等強梁生事奪都城內外平人
莊田無數所積金玉珍寶富過於國至於外國奇異
之物　陛下之所未有者保悉有之緣保擅作威福
人人畏懼少有所欲誰敢不從保呼爵為樵野先生
爵呼保為大德恩主終日引入禁地密謀詭計未審
何為幸　祖宗列聖默佑　聖心　臣昨聞將徐爵挐

間都城百姓無不懽呼踴躍頌 陛下明並日月矣
夫疑人勿用用人勿疑爵乃保之心腹 陛下業已
重發乃仍令保在側能必保不動念乎萬一於進膳
之時肆謀天之舉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則保雖萬死
曷贖也言之至此眞可寒心夫保之貪惡猶其小者
臣又舉保悖逆數事爲 陛下言之臣聞去歲內臣
中有不法者 陛下處之是也保令徐爵揚言於人
曰如此舉動成何事體此欺蔑君父其漸不可長也
陛下篤生元嗣普天率土孰不懽心乃徐爵傳言於

人謂保獨有憂色此其心何心也近日輔臣張居正
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
簾五副金三萬兩銀十萬兩其他珍玩甚多皆居正
男張簡修親送至保私寓保揚言謂 陛下取之 臣
恐 陛下無此事也以上三事保之悖逆甚矣此可
一日在 陛下左右乎太保之惡如此爲大臣者不
告於 陛下已爲有罪乃大臣之中又有如原任工
部尚書曾省吾見任吏部左侍郎王篆者交通於保
相倚爲姦省吾送保金五千兩銀三萬兩謀爲吏部

尚書篆送保玉帶十束銀二萬兩謀爲都察院堂陞

臣聞保皆許之矣夫部院正堂此皆 陛下股肱大臣也登用之權自出 陛下二臣安可私求於保保安得私許二臣然則置 陛下於何地乎況今吏部都察院見無員缺省吾與篆又何爲生此心乎鑽刺成風人心大壞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昔正德年間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權誤國而大臣中如劉宇焦芳輩甘心趨附以致朝政不清紀綱大壞今年流賊起明年宸濠反幾至不可收拾今馮保之惡豈下於瑾省

吾與篆何異宇芳誘姦巧為羽翼視法紀如弁髦臣
恐旦夕之間釀亂匪細所恃者 陛下聖明必能蚤
斷耳 臣 身任言責綱常所係義不容默伏乞 皇上
大彰乾斷將保比照劉瑾事例如法重處以清在內
之姦仍斥省吾與篆以清在外之姦庶紀綱再振朝
政一新天下不太平者 臣 末之信也

罪人既得天討難容懇乞聖明亟加誅戮以絕
亂萌以安宗社疏

陳希美南京兵部郎中
萬曆十一年二月

臣聞君側之惡誅之必先去惡之道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斯萬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頃者伏覩邸報見
江西道御史李植論劾司禮監太監馮保不法事情
奉
聖旨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係
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從寬處降爲奉御發南京新
房閑住已又見浙江道御史王國論劾馮保不法事

情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已又見司禮監
太監張鯨遵奉 明旨會同錦衣衛劉守有等將馮
保都城內外房屋俱各封鎖具奏報下之日留都士
女萬口驩呼以爲保數年逆天之大惡我 皇上一
旦發明詔褫其職籍沒其家眞堯舜之去四凶不是
過矣臣復何言乃微臣區區狗馬之愚竊以爲保負
天下不容不誅之罪而在今日有不可不誅之勢爲
陛下計者惟亟誅之是也臣謹披瀝於 皇上之前
夫所謂保不容不誅之罪者何也伏覩天語煌煌不

曰有先帝之付託在乎保罪宜首誅乃在於負　先
帝負　陛下也隆慶六年先帝疾革　皇上時在沖
齡保係近臣宜肅清宮禁翼戴王室以效掖庭之忠
可也乃潛引一男子王大臣白晝挾刃直至乾清宮
門茲其意欲何爲乎賴　皇上天助中官巡邏者求
之甚急旋得其奸將大臣拏送鎮撫司考訊棄市宗
社以寧然中外臣工誰不知爲逆保之所勾引歟夫
律有明條若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持寸刃入宮殿
門內者論死故縱者與同罪王大臣既已伏誅而保

係首禍之人乃貪緣漏網以致竊權敗露于今日尚可一日容于覆載之間耶此保之負先帝負　陛下不容不誅之罪一也永寧公主選婚一事臺臣李植業已言之臣不敢瀆獨以傷殘　陛下骨肉臣子痛心　陛下寧知其詳耶都民梁柱迅家中貲累二十萬金之富逆保垂涎久矣會奉詔選婚保知其家有弱子乃先意以啗之柱故買豎耳以為賄通逆保既得藉聲戚畹而公主欽賜田宅等項所入又當倍之乃內而金寶外而園亭別業傾二十萬金之貲悉以

與保不啻如臣植之所稱二萬而已大梁柱挾重貲以厭保保挾　公主以賈柱遂以尫羸之弱子膺駙馬之旅選曾未踰月而公主失天矣嗟乎先帝在天之靈太后帷薄之愛寧忍願永寧公主之有今日乎此臣所謂傷殘　陛下骨肉保之負先帝負　陛下不容不誅之罪一也國家進退人才屬人主太阿之柄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載在祖訓班班也乃原任南京太僕寺卿石星今任應天府府丞李已皆先帝直臣天下靡不想見風采者　陛下即位之初特起沉

廢以收天下之望以昭先帝之令德甚至策也保衡二臣章疏有禁止採珠裁抑中官之條因多方擠陷使不得志石星廷推河南巡撫矣竟以該省左布政周鑑代之星惶恐謝病自屛清時李巳爲親上封礿未後時保故令中官却其章奏以激 皇上之怒由大理寺少卿左官郡貳賴 陛下憐才旋擢今官夫陛下善繼善述求先帝之舊人以成先帝之美保乃私銜纖芥賊害忠良以彰先帝之過舉且也又奪皇上太阿之柄可乎此保之負先帝負 陛下不容

不誅之罪一也他如婪黷無厭濫索海外之珍寶交
通外夷而不避遨遊西苑駕座世廟之龍舟至僭擬
皇上而不嫌卽擢保之髮以數保之罪臣恐其更僕
未易數也若保者誠人鬼之共憤常刑之罔赦也寧
容於不誅哉夫保負不容不誅之罪如此 陛下聰
明天縱其於欺蠹之狀業燭照而摘發之矣猶顧念
先帝付託不忍加誅臣竊以爲 陛下之念先帝是
矣所以承先志而爲社稷計則未也夫付託之說昔
攷漢臣諸葛亮有言不效則治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保今日豈徒不效乃其欺蠹之狀又如明旨之所摘彰如是　陛下獨不能治而誅之以謝先帝以告九廟以厭人鬼憤憤之心猶隱忍姑息不忍加誅何也臣竊爲　陛下不甘也古先哲王之處宦官曰有罪勿赦之名曰養奸　臣恐其養虎自遺患也此　臣所謂不得不誅之勢也請得而備言之夫人之奸未至摘發猶卑微隱蔽以求自全一至摘發則無復顧忌如馬之銜轡而不可馭也如水之决堤奔潰四出而不可救也勢則然也　陛下今日以爲保寧復何所

益覬覦孽發其奸臣知其怨 陛下入骨髓矣夫人情怨則急急則窮極思變必致之勢也此臣所謂竊轡之馬決堤之水也當逆保掌握中貴之時 陛下之前後左右懷奸蓄慝者孰非保之腹心乎今雖奉旨驅逐能保其盪滌之殆盡乎萬一狐鼠之除未盡保又不加誅是元奸在外元奸之腹心在內有如內外交搆包藏禍心陰肆荼毒以逞異謀如御史王國之所慮臣不知 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爲 陛下危之頃者逆保術來 陛下雖已籍沒其家保猶携

帶倖兒數十輩裝載輜重騾車二十輛沿途騷擾煩
聞其誘訕之言流傳道路自正月初旬入南京城中
外人心匈匈惟恐一旦有變搖動匪輕祇今南京內
外守備官員奉揚威靈嚴加防警留都一切門禁日
中啓鑰未暮閉闗皇城守衛官枕戈而寢不敢少懈
豈非以保逆節亂萌之所伏也夫留中惶惶如是而
陛下以爲晏然無事　臣尤甚爲　陛下危之也　臣又
見御史王國借逆瑾之惡以喻保　陛下猶未甚信
臣請以瑾之事爲　陛下言之逆瑾之在當時不過

武廟一狎褻𨵿豎耳其始止於流毒搢紳已爾迨後聲勢籍甚旋謀不軌逆保則數年以來欺侮皇上在沖齡又引用兇邪王張國是臣見其玩弄皇上之威權於掌股所謂作威大逆不啻如瑾之流毒搢紳而已矣以臣言之保之罪殆猶過之夫以保之罪浮于瑾而皇上之聰明天縱直追堯舜且遠邁武廟乃武廟一聞劉瑾之惡即斷而誅之皇上反不能斷之於逆保耶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宗社安危之幾陛下不可不痛省也懇乞皇上鑒保

之罪惡貫盈不容不誅既如彼而在今日之逆節潛
伏不得不誅之勢又如此大奮乾剛差官校將罪人
馮保桎解至京下錦衣獄通查御史李植王國章奏
暴其罪惡肆諸市朝以正重辜以絕隱患　宗社幸
甚　臣愚幸甚　臣世受國恩先臣在文廟時曾以死報
國　臣至愚不肖然宿骨孤貞不敢自蠹萬曆五年荷
蒙　聖恩拔寘言路旋為權奸所排斥未得揚吐而
去今當世道清明事關宗社復無一言以報　陛下
臣恐一旦身先朝露死且不瞑目伏覩國家令典政

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既在諸人之列事非小小政事得失之比輙敢不避斧鉞之誅以竭狗馬之愚伏惟　陛下矜察冐犯天威不識忌諱臣已席藁待罪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惡黨就擒元兇未殄亟賜重處以絶禍本疏

李　沂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十二月

臣聞宦官之禍譬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蚤見預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即如正統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儀傾危社稷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鑒也恭惟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武諸臣斤斤奉法惟謹獨有東厰太監張鯨倚仗恩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

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惡黨中外臣民踴躍歡呼咸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必將剪除元兇以杜後禍法司問明奏請邢尚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侍奉多年勤勞着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大失所望惡本不除爲害滋甚臣恐獲見于今日矣敢爲　皇上極言之昔我　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嚴有罪不赦洪武十年五月一監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即日斥遣因諭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及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可

得預者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得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太監官僅言及政事未嘗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　太祖即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　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道交章法司究問　皇上已知鯨罪惡貫即加顯戮以洩天地　祖宗神明之怒尤謂其晚柰何令罪大惡極者而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皇上已籍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　皇上即斥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萬倍宋坤擢鯨之髮不

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足報其寃故京師爲之語曰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而不害也

皇上英明同符

太祖不難去馮保不難去宋坤何猶難去

張鯨耶臣伏讀明旨以意斷之邪尚智監候處决謂其黨壞邊事使鯨不恣權雖百尚智豈能擬置李登雲張惟德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賄賣法孰過於鯨尚智李奇等月領鈔銀供稱張鯨主令是實冐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未解也以

爲鯨侍奉多年其弄權壞法亦多年矣　皇上嘗深
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爲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
未聞恨于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況在宮
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日流傳鯨廣獻金
寶多方請乞　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
不信以爲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
奸詐威如雷霆豈狥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
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爲眞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
之禍自此始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爲法割愛將

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疑宗社生靈可俱無恙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爲此閹誤也國家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爲此閹壞也以一閹宦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爲掃除皆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聖明裁察幸甚

奸璫竊權干撓國典疏

趙完璧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六年六月

臣惟自古今天下之治常患於有明聖之君而無其

臣日者　皇上整綱紀振百度人心邪惡竄之草莽

儼然一堯舜之主矣惟以東事大工兩者之費稍稍

信用言利之臣故奸民墨夫投袂而起其始尚有報

國之忠今漸轉而爲市賂之地其始猶爲魚肉小民

之計今漸轉而爲挾奪司官之權　皇上明見萬里

識洞密幽彼胡能仰蒙之獨其九關崇邃中外隔絕

聽彼一偏之辭而不加察奈何不爲所欺也頃者御馬監左少監魯保蒙　皇上差掌沒塩保即上疏欲節制有司請與巡鹽一體行事　皇上業允其請矣臣意　皇上所以允其請者必以爲非此莫可得展而由此亦不擾民其種種不便處與夫不必如此而利亦不減之道保必不肯言故　皇上信之不疑使有爲　皇上言之者　皇上與日月同明豈肯不加察而遽許之乎　臣試爲　皇上言之以爲不便者五皇上試垂察焉五者何也擾害民生一也阻礙正額

三也接見生嫌三也騷擾驛遞四也塞賢通奸五也何言乎擾害民生也臣聞之中官之說詩書而敦禮義者少矣即有賢者必不講求爲此爲此者皆嗜利無耻之夫都下流來無藉之徒賄納以爲爪牙各持其橐而求盈於一往於此之時虎視鷹鸇恨不入百姓之家而捶其髓而百姓所恃以爲命者幸有賢有司其力足以擔當其權足以庇護也今一蒙其節制是有司皆爲屬官其所隨無藉之夫入市攫金下鄉箕斂借彼之名而導之爲非其孰從而禁之是所謂

莫敢誰何矣此其不便者一也何言乎阻礙正額也天下食鹽之人止有此數即今額鹽尚有積滯猶有民不樂食而強派之者何也鹽非可以療饑特加之菜羮耳額鹽尚積而今又每歲加四十萬引此流則彼必空積令自售民猶有樂其賤省而貿之如此則國有利而彼無利也彼惟不樂乎此故請節制有司以爲節制有司鹽不行則可通令有司爲之派散夫有司既爲節制安得不遵夫正沒兩行則民不堪命必至逃亡先其積沒則正額必滅日至追比語曰天

下之勢不患瓦解而患土崩土者民也民心一搖不可復收方今歲荒民糟糠草根不可得飽而欲責之食鹽又欲其多買無用之鹽奈何不搖動乎此其不便者二也何言乎接見生嫌也在外知府運司於巡鹽御史皆有停叅跪揖之禮而兩官腰蓋俱黃於體統亦已稱尊府僚州縣往往皆有英氣少年科甲之輩衛青大將軍重臣也汲黯尚長揖不拜此等官屬豈肯甘心于宦豎之前行謁拜之禮耶有司既不肯行禮其勢必至于相爭彼負其氣此抗其權兩抗相

敵必且煩奏辨而混　皇上矣於此之時將抑中貴則是　皇上之所差也必且不能將究有司則天下後世謂　皇上重中官而輕儒臣臣恐不能不少爲聖德聖名累也此其不便者三也何言乎騷動驛遞也蓋利之所在人爭赴之自中使諸役之興天下遊手遊食之人各挾數十金以賂被差之臣被差臣樂其所入廣收慱攬故一差而或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而此四五十人七八十人者又暗受人之賂欺所差之人而私帶之徒每至驛遞先索折馬錢所謂折

乾也每騎馬一匹又要銀一六錢然後肯騎無錢則弔
鎖馬夫長鞭責背夫驛遞官微猶賴有司為之節制
今既蒙其節制則必緘口不敢言矣驛遞之人工本
原薄況今節為條議裁削已至徹貧之骨今又如此
其勢必至逃匿而求加添買補不已也此其不便者
四也何言乎塞賢通奸也蓋彼之所謂先以節制有
司又與巡鹽御史一體行事夫巡鹽例有舉刺然皆
與撫按相同司道相關其訪其有賢否之實者然後
舉刺之今若令中官有舉刺之權則闒茸不肖之夫

必剥民膏以行厚賂而淸廉之輩必且遺棄而不得舉賢否混淆是非倒置斥涉之典將何所憑其不有累於堯舜之明者未之有也此其不便五也夫有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益也去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損也何也

皇上之差中使也原爲取利也苟不減於利何故并其節制之權不惜而並與之蓋鹽者人之食也商人之賣鹽賣於所必食者抑何假於威力商人之種鹽希有所息也商人自樂爲之又何假於威力二者不假於威力則亦何藉於有司中使

但坐持奇盈之權四十萬之鹽引自能通行自可得利有司之節制不節制何與也而所以必欲節制蓋欲假 皇上之威多挾詐有司諸臣以爲受之地耳蓋不節制則名歸帝王利歸朝廷節制則害在天下利歸中使也 皇上試以此自度之乎則思過半矣不特此也臣往來長安中聞此輩皆受奸商厚利而爲之者奸商巧賈罔利登壟或持千金或合萬金共賂一宦寺之臣爲之求通宦寺又恐 皇上不信又以千金轉賂一無廉之官爲之上疏而遂令薦已以

往故倩人上疏之内臣　皇上閲本而遂命之不覺墮其術中　皇上不信臣言試觀今會保果本内無所薦否耶是利未及於國門而貨已歸於私室矣臣又聞此輩得旨之日諸路並往於所屬有司要其賀禮而又聞各衙門散局之官皆自矜誇能以本薦人而令　皇上必聽而用之以騙無知之厚賂喧喧嚷嚷景象可駭　皇上焉得而知之郎今吏部諸司并九卿大臣皆令各舉所知　皇上親點以除授何不於此事亦照同舉例令司禮監擇其知詩書大義曉

通理義有賢聲者數員　皇上親點一員以往不必用其本內所薦亦不必用其奏內奸民毋令節制有司使不得以舉刺之言挾嚇人心以杜奸私之竇倘或事有難行勢有不一者不妨與撫按商議轉行司道夫有司莫非王臣此亦莫非王事孰敢有不遵者耶執此以往　皇上益彰　聖德之明而並享其利天下皆受安平之福而共頌其名矣若夫湖口不得節制有司必會同撫按者大畧與此同也善乎我太祖之言曰古之宦豎在宮不過司晨昏供使役而

已朕謂此輩豈可假以威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戒履霜堅氷之漸也大哉王言千古永鑒矣何者客用張誠于 皇上皆遠見而洞鑒之是 皇上之所行與 太祖之所言正相符也而今乃令之與焉撥顛頑與方岳並峙乎 臣不敏不敢以爲盡善也 臣苦病常恐身先朝露不得吐一時之忠以報君父故於此也不敢不喋喋致之伏惟 皇上矜哀其愚三思其事勿令 臣徒苦其思而天下多其擾則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梟獍惡臣大蠹國計首倡阻撓屢抗欽命疏

馮琦吏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吏科抄出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前事奉聖旨這奏內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熾燼不植攘廹貪濫事情便着該部院叅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惟皇上因中使之言遽有處分下臣等叅看處事欲審持衡欲平甚盛心也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陳蕖等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純等謹從公發實看得山西

持甚苦因欲推以繩人與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廩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耳　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參以孫朝今日之言允貞孤立獨行多忤少與即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屈意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處其皮在　皇上面前尚且如此罵詈其在彼中盛氣加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參內臣內臣亦參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相訐非臣下敢抗

詔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民放火或係鄰火延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有貪濫攫尅贓至三十餘萬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遠皇上試加訪其房屋田產多寡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為貪濫指節省為攫尅使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相爭則壞謂宜嚴諭二臣協心體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內速行解進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

其復有忿爭當兩發章奏乎其得失若撫臣之疏不報內臣之奏單行其於國體政體兩爲有損蓋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能自行則必付之撫按若執法之人不重則朝廷之官輕而法亦隨之今以巡撫重臣因與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衝邊激揚大吏即有官吏貪贓擾財之事更復何所畏憚合一省而奉一內臣又合羣小而哄一內臣奸弊叢生誰敢究詰則財之入於國者幾何而出於民者無筭矣且宮府當爲一體內外皆是王臣故當虛心以觀之乎

心以處之若此時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內臣日以參訐撫按爲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撥置參訐爲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紜徒費區處竊恐朝廷自此更多事矣部等區區愚心誠爲國家惜體統爲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名貞伏惟皇上裁察

直陳煤窰始終情節關係百萬生靈疏

白瑜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二年正月

臣惟天下之利不可處於衆人之所必爭必爭則利小而害大朝廷之法不可加於衆人之所必窮必窮則法褻而體傷 主上之聽信不可偏於衆人之所必不服必不服則卑辭難奪衆理今日之煤窰是已臣等於本月初八日在科看詳見內官監僉書王朝具奏大都據住民黃東稟稱豪惡黃大京四人私開窰函欺隱課稅并糾衆綑拆差役阻撓搶奪等情奉

聖旨這奏內有名人犯便着廠衛差的當官校會同內官王朝督率該地方員役拏前來究問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訝之何物頑寘二縣尉能治之何敢輕犯 皇上雷霆之威而重勞緹騎之遣及出科至長安門外見小民數百成羣皆黑如鬼奔如狼揭訴如不欲生之狀取揭觀之訴王朝指民窰爲官窰假漏稅爲騙稅諸不法等事又擅用非刑拷逼白晝鴟張夜行打搶讀之甚酸鼻環立者相與對泣臣始知王朝之小豎乃敢煬竈而蔽明也 皇上早納臣

言何至虐民而罔上也夫民雖至輕合之則重直在
王朝三尺可以繩豪右曲在王朝匹夫可以抗至尊
況此民乃　祖宗三百餘年所生養之民也忍令戕
祖宗之遺黎此民乃　皇上所不忍加派之命也忍
令虐不辜之赤子試取朝之原奏今奏與民揭一覽
則虛實不辨而自白矣朝原奏馬鞍山黃樹園地方
是實今宛平縣西山一帶爲虛朝原奏自用工本做
窰是實今將本脚據見成民窰一槩吞霸爲虛原奏
開取除供打點外還變價五千是實今令民納價非

變價毎室年徵四十八兩不至五十兩爲虛朝縱趙
堂黃大武等一千人索銀搶錢是實今指黃大京等
率土棍百十餘人搶去衣服騾頭爲虛朝前後反覆
百出駕虛作實總之謀利之心與懼禍之心交戰於
胸中也不嚴拏則彼横索之勢不行遂借天威爲騙
網不先發則西山之釁自彼開遂指阻撓爲亂階朝
誰欺　皇上可欺天地畏神昭布森列其可欺乎不
知蕭墻之禍四欺矣煤雖微物所關係甚衆有產煤
之地有微煤之人有運煤之夫有燒煤之家煤地屬

原佃山坡土少石多不生禾不栽桑西山之餓莩彀之爲一世生涯且以其半爲征徭養馬之用無上孳而強占重徵產煤之地其甘之掏窰盡是窮徒丐兒頭頂燈盞裸股出足引手張臂入於至險之地氣障山崩皆所不免以生死不免之貧身故令窒閉若無生計亂亦死不亂亦死做煤之人其甘之馱煤敗子不憚跋涉冐寒暑覔數文錢糊口兼供父母妻子衣食一旦遇布置爪牙用強擄去民騾搶去民煤稱言上用私自肥已遠近望之膽喪有悲號而走耳運煤

之夫其甘之京師萬竈五突分烟宴人日買煤數斤待以舉火一日不火則不食一日不食則饑豈肯萊蕪生塵撤屋而炊不待變自外來即此萬戶千門皆是舟中敵國燒煤之家其甘之有此四大奇禍明白易見　皇上聖明何所不燭豈爲區區數千金之微利么麼一王朝之單辭時當新歲遽輕信扭挐不過欲正法仰威懲一警百未暇思及愚民夥聚不散按之不可勝誅窒煤阻滯不來久之可以坐困欲正法而反廢法欲伸威而反損威欲懲亂而反坐亂事勢

到此我　皇上何以處之臣等恐四方聞而尤效矣臣等爲是不避斧鉞直陳一一情狀祈　皇上洞察果斷念履端之上慶矜無知之小民亟撤內臣罷窪稅則滿都城歌頌太平當與陽春共永臣等無任悚惶祈禱之至

乞處粵璫疏

林秉漢 廣東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荷 皇上拔擢待罪言責凡天下有大奸慝大利害臣皆當備言 皇上不以臣不肖俾往按于粵則粵中有大奸慝大利害臣尤當專言臣自奉命以來兢兢然懼負任使朝夕詢訪粵事蓋凡耳聞目擊者莫不切齒稅使李鳳而令粵人之被其毒也近覩巡按李時華疏列李鳳罪狀縷縷數十萬言見李鳳之悖逆甚多兇焰甚熾贓私甚衆召禍甚慘而獨何顏

而隱忍與之共事又見粵人之受禍已極蓄怨已深釁端已著 臣 獨何心而坐視不爲一言乎 臣 伏覩我

皇上之威明于左右近習法無私貸而獨于榷採諸璫當大寬假但罪惡之甚如李鳳者則不當議寬假而議正法 皇上之仁愛每嚴諭榷使不許困累而令撫按諸臣委曲調停但倒懸之急如粵者則不當議調停而議更置盖李鳳非特地方之罪人而 皇

上之罪人也李鳳不問固非地方之利而尤非

皇上之利也何者李鳳一 內臣耳背屢言詐稱旨[illegible]

旨又不迎接赦旨輕君命如土苴棄天語如弁髦此尚知有　皇上乎刑餘也而亂男女之防擢署也而僭帝王之飾盜器也而稱與王之兆又胥越名器濫授流桃襄冠衣繡纍纍若若至令市井得以傲詔使賤輩得以凌有司以此不爲紊亂　皇上之紀綱而并蒙　皇上之威福乎明取暗索十不解一金玉珠寶堆積如山玲瓏異物充塞其門而所進獻于　皇上者特鳳之餘也此不爲侵盜　皇上乎鳳之罪如此而　皇上釋而不問則是詔旨可輕絲綸可詐

稱名器可僭濫威福可竊假而強惡夫盜皆可公行于世也且粵人之患苦稅久矣幅幀不廣于他省財力減于他省而稅額顧獨倍焉剝肉侵膚已入骨髓將額稅之不能供而李鳳又重征疊收暴取橫騙爲額外千萬之索以朘削之粵人之怨鳳久矣自新會激變以來死者未雪繫者未釋視李鳳委官疾若寇仇而李鳳又復縱裴宗翰等更翻迭出驅千百虎狼以搏噬之粵易動而難安之國也猺獞錯處粵夷盤據倭奴窺伺盜賊竊發即鎮靜猶懼不測而李鳳又

復勿引外夷鎮招主以挑其釁而速之以窮困不堪之民積不可解之怨而又乘以外夷之釁不變何待故爲余之粵即今卓魯爲令龔黃爲守塁召爲方牧亦不能保于封域之内也且礦稅之旨復行人心騷動所在生變見告者凡幾處矣況粵受鳳之毒最酷仇鳳最深計必糾合羣聚逐鳳殺鳳快其報復之怨于鳳追則有君命海島羣盜道引倭夷爲内應已耳夫粵雖遠在萬里而以天下一身論之猶四肢也豈有四肢病而身獲安者今粵病矣而不極爲救藥使

于潰亂不可收拾矣陛下得無所食乎數十萬之稅利豈能享乎故李鳳不去非地方之利尤非皇上利也且皇上所以不罪李鳳豈以李鳳之惡未必如按臣所言而粤人未必遽爲變乎臣願皇上以中使例中使而鳳之罪狀可覩也蓋李敬與鳳共事于粤耳粤民何以不仇李敬而仇鳳按臣何以不彈劾李敬而彈劾鳳又何以同類而獨指鳳也豈非鳳之罪大惡極法所不容而人所共忿乎又願以楚事衡粤事而粤之利害可策也楚有陳奉而楚嘩易以

杜茂而楚墟一轉移閒而安危較然今李鳳之在粵甚于陳奉之在楚粵人其能安于鳳乎又願以今事鑑往事而鳳之去留可決也往楚人之變至抗詔旨戮官校而　皇上特遣重臣往撫之雖卒而底定然國威已褻聖慮已勞矣使早罪陳奉以罪楚人豈其及此然則今日可復留李鳳于粵待其變生亂作而後改圖乎　皇上即未盡停粵稅亟宜撤還李鳳明正其罪而以稅務令李敬就近兼理籍鳳之財足以收百萬之積治鳳之罪足以快全廣之心就委于李

敬又無再遣使之擾併三使為一使又無諸蔡隨之害如此則粵之禍害漸輕積怨漸解亂萌漸杜地方漸安而稅供如故也更易一番而可以安全粵 陛下亦何難焉 臣未至粵地而熟計粵事非敢不仰體聖心思所以調停之術惟是共事地方如一家然盜與子弟並處豈能調停而使家安如一身然醜毒與膏粱並投豈能調停而使身全以勢所必不可調停者若不早懇究處誠恐李鳳之毒益熾粵人之仇益深兩不相容旦夕釀成大變以廑 皇上南顧之憂

又民之所大懼也用是冐昧上陳伏乞　皇上超然
遠慮大奮乾斷亟將李鳳撤回處置則國法正人心
服地方受寧靜之福而　皇上亦享安治之慶矣

乞除閹惡以防要地禍變疏

王藩臣 南京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一年

臣等伏覩數年以來礦稅煩興孽璫巨猾所至如焚然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如徐州稅使陳增者今南北郡縣亦在所岌岌然事勢可虞人心叵測亦未有如徐淮間者臣等待罪留臺耳聞目擊不啻熟矣積怨懷憂不啻深矣廼叅論陳增獨後于楚之陳奉粤之李奉者盖以徐淮地方有撫按兩臣坐鎮彈壓自能開導處分以安重地矧撫臣李三才憂國憂民

矢心經畫計商計課畢力調停以故人倚長城潛拄亂萌年來撓葎無事不謂陳增恨其相左百計傾陷使之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臣等閱其奏揭竊恨增之啓釁基禍荼毒軍民將有不可言者安忍嘿不爲皇上陳之謹按陳增本一狎邪小人目眩識丁手艱握筭至愚也貪類狠噬惡同虎噬至狠也以至愚之性爲至狠之事其愚終不可破其狠亦不可移回初收巨惡程守訓爲閹門伶人爲閹門僂儸兒邇年窮兇極暴具在諸臣叅論疏中擢髮難數續收充戍書

手王桐石聽其陰恣鬼域聽其陽提傀儡一應文移本章俱出其手桐石隨起家三十餘萬見今父子納監與程守訓一時併稱豪富其他如周子連孟近川王鵬吳晃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復集黨引類又不啻數百今日走東詐騙明日走西嚇搶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征某贓所管稅務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則遍及江淮南北諸郡無辜之人賣妻鬻子喪身破家真在湯火莫必其命近者傳奉聖諭罷止礦稅萬姓歡呼無異更生雖未幾有旨復行更蒙

示以停止有日商民忍死以冀後恩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增不於此時少體德意減去虐焰俾旣暢復鬱之民不至朝夕激變顧迺聽信奸人生事彌甚至欲傾害撫臣俾之去位以逞其奸謀臣等不勝憤懣何皇上方有意恤民而增必欲殘賊之使民喪生乎何皇上方有待加恩而增必欲壅塞之使民絕望乎又何撫按諸臣方百計調停爲地方弭禍而增竟百計激之使變不至横潰決裂不已乎夫皇上用增不過榷商民之財而增行事動至殘商民之命

皇上用璮一人資其牛馬之力以轉輸而璮用程守
訓王桐石周子連等數十百輩資其狐鼠之謀以存
噬自璮得志以來數千里之居者行者盡遭其搥骨
而剜髓數百城大吏小吏盡被其垂首而喪氣故曰
諸黨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甚于璮也不然儀錫
內臣如暨祿如魯保非不與璮同事地方而自知顧
忌猶可相安于無言矣今璮獨致撫臣莫之誰何而
甘心求罷以泄其怨豈得已哉矧徐淮間事勢之可
慮民情之叵測臣等又請以區區杞憂上瀆天聽蓋

天下者常山蛇勢也自海岱西北爲首自長江西南爲尾而徐沛淮泗中間方數千里爲之腰脊所謂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者此地是也又其上俗獷悍從古而然樂禍首亂千載一律如項羽則宿遷人黃巢則寃朐人朱全忠則碭山人皆在徐州數百里間故凶悍之人往往以此藉口自負而其人實多長大有膽勇可畏今地方萬口嗷嗷爭欲食增之肉而寢處其皮廼增方恬然不恤與大夥奸人魚肉不已倘其人一朝發憤殺增激成大變萬一不幸有奸雄如項羽

黃巢朱全忠者起而號召之其他日爲禍可勝言哉增與諸奸人雖合門寸斬豈足謝天下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欲嘿不能者也增之積怨日久徐之民情易搖若不及今早正陳增之罪破散其奸黨以安此一方後必噬臍無及矣臣等接邸報中伏讀皇上批荅廣東按臣李時華請罷商稅之旨謂稅務原係權行採取自有停止之日屢旨已明着內外官員同心調停處治不許減少國課亦不許困擾商民若致攘變起釁不分內外官員依法處治決不偏私輕重

欽此仰見　聖明子庶民體羣臣長慮却顧盛心益

洞見今日思亂之民心而致戒中使之釀亂其嚴如

此臣等竊謂釀變起釁莫如陳增依法處治當自增

始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銳然獨斷將陳增扭解回

京重治其罪以收人心以安重地庶幾釁隙不生禍

亂不作徐民安天下之民俱安億萬年有道之長業

在是矣臣等曷任憂危懇切待　命之至

內使擅刑罰宗乞究處以存祖制以崇國體疏

湯兆京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在衙門辦事得見江西撫按題參內使潘相揭帖知相因遷怒毆折輔國將軍謀圯肢體并將庶宗宗逵同托拘禁二日始放致闔城宗室憤激圍閧雖暫時諭解尚在號召各宗 臣一見之不勝駭愕不勝惶懼竊念天潢雖衆源流總出 高皇龍種自殊 天子尚優恩禮是以 祖訓則載止明賞罰不加刑會典則載雖有大罪不得加刑其間

亦有錮廢降罰等事要須據實奏　聞請自　上裁
未有臣下敢擅刑章是豈獨尊宗室哉政以尊朝廷
耳相內臣也豈不聞體統相臨之尨峻迺敢逞脽䏶
辱士之忿爲玉石焚岡之慘竹木金刄非刑交毒頭
顱手足遍體殘傷借曰不知名姓則呼而愈打者誰
爲掩耳借欲駕言叅隨則臨之在上者果是何人遺
書具在自諱不能衆方洶洶彼故訑訑變出創聞口
誇小專少知敬謹少知尊王者拔猖悖逆必不至此
辱　高皇之子孫蔑　祖宗之謨訓尚有人臣禮乎

彼自中已無　天子族屬乎曰尚知地方有司乎何處無宗室何處無中使一方激變九有效尤　臣願皇上之速斷此也抑　臣又有說焉財賄者恒情所共趨賞罰者人主之磨礪外臣未必皆賢然而朝典具存人有剖腹藏珠之戒內臣未必皆不肖若使勸懲不立誰無谿壑難饜之求意者　聖心仁愛旦夕且罷故假以不馭之權乎　臣以爲地方一日有內使則朝廷不可一日無紀綱如遼東高淮之驅民投虜禍在蕭墻陜西梁永之逼死縣官咎徵河竭廣東李鳳

之勾引紅夷搜括澳夷山東陳增之雄據水陸倚大猾程守訓爲心腹商旅半不出塗雲南楊榮之橫行南服藉巡撫陳用賓爲賢主地方屢至激變此數處者地則邊徼咽喉人並窮凶極惡　皇上英明邁世自然洞燭何可視爲泛常不急解倒懸臣待罪江右垂及七載素知彼處民生瘠薄不堪朘削近時處置得宜各宗守法一旦無辜被毒實傷衆心伏乞勑下禮部查議　上請迅發　乾斷以正典刑各藩瞻仰在此一舉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稅使飾詞庇盜有司匿事蒙諱疏

周懋相 廣東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

臣聞人主之尊如天其恩雨露也其威雷霆也雨露沛之於上則爲恩而臣下妄干之則恩褻而奸邪長雷霆震之於上則爲威而臣下妄覬之則法弛而善良罹洪範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語威福之自上操也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語威福之不可自下干也恭惟我 皇上乾剛獨運大阿總持照臨如日月即遐方僻壤無幽不燭震疊若

風霆舉深青積寇有叛即除遁者　明旨一須停礦
分稅中外臣民懽若更生仰見大聖人之作為迥出
尋常萬萬而又仰見大聖人之操縱惟欲恩威已出
即稅使尚在地方苦猶未盡蘇而諸臣不敢遽請者
謂中天雨露　皇上自有時而施且意各稅監恊明
諭之森嚴自宜歛戢羣下罷譴混黨以少贖前愆稍
紓地方怨恨於萬一孰意有妄干威福飾詞庇盜一事
陝西管稅太監梁永所為者　臣待罪言官義急觸邪
請先言梁永飾詞庇盜之情而後陳其妄干威福之

罪可乎夫皐陶作士以盜攘奸宄爲首辜故盜犯所在藏匿知情悉與同律所以迸不軌而弭盜萌也梁永因兩縣官捕盜遂起釁端疏中瑣瑣謂衰老龍鍾謂故盜弗認無非欲縱入柙之虎兕脫綠林之渠魁耳夫梁永能必胡奉王文等之不爲盜哉自榷稅以來四方亡命蟻聚蠅趨朝爲狗盜之流暮作入幕之賓一人而二三其名一日而三四其貌稅監止計其投充之貲多寡若何甚有面目不及睹姓名不及詳者謂投充稅府即盜弗敢問是稅府爲盜藪也其飾

詞一旦梁汞敢必諸棍之終不爲盜哉若輩自投充以來衣必錦綺食必珍奇羣飲必絲竹俳優呪血若狼麞金如土連年享用業若故吾矣徵收旣屬有司此輩無所事事彼寧肯以飫太牢之腹復甘菽水乎必陽憑城社陰肆刼掠以厭其欲勢所必至者謂投充稅府之後即終身爲盜並弗敢問是稅府汞爲盜藪也其飾詞二疏稱圍繞稅司稅府然所拏者惟士民胡奉書手王來儀快手王禮沈應廷蕭尚義舍人戴勛而已其餘叅隨人等止云逃匿並無波及則知

閹璫之詞爲虛而捕盜爲眞也其飾詞三雖事在彼中尚須勘實而反覆原疏詐誕盡露至其妄干威福尤有不容誅者夫縣令雖微天子命吏也縱使事體相忤亦宜請自上裁乃遽然擬曰宋時際拏解滿朝薦姑降調見監人犯徑從釋放微 皇上之雷霆以威保民之縣令于 皇上之雨露以庇犯科之罪人臣不意 皇上自御極以來所爲獨運總攬者若何而此幺麼豎子敢妄干之永罪不容誅矣矧稅地不獨一關中稅使不獨一梁永寔聞奉是嚴旨必且人

人效尤奸棍已散而復聚虐燄已斂而復張有司束手而莫敢誰何小民困苦而無時甦息皆詠倡之永罪益不容誅矣伏望我　皇上大奮乾剛正永不宜妄干之罪責令斂戢自然隨外其餘投充棍徒盡數解散以安地方不得復爲庇護以長盜風此不獨陝西之幸天下之幸也亦不獨天下之幸梁永得藉是以毋結秦人之怨不爲陳增陳奉之屬亦梁永之幸也至知縣宋時際滿朝薦以奉職弗愼上干天威豈臣新進小臣所敢冐懇洪慈惟伏念其事出因公曲

從矜宥未減此則　皇上浩蕩之仁眞社稷之幸也

臣自先臣憲以來世受國恩臣蒙　皇上作養拔之

外吏擢居言路奉命滇南萬里陛辭有日矣戀闕心

切觸事衷憤輒不避斧鉞披瀝血誠倘蒙　皇上採

擇有裨新政一二臣即伏鼎鑊所甘心矣

折璫擅竊之機漸不可長疏

沈鳳翔 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臣頃見邸書旁午士衆驚惶旦夕憂天殊切杞患故曾備循職掌恭請內帑方且趨跂以俟曷敢瀆懇不虞有遼東稅監高淮者露章而陳虜事自頌功德參預機務臣不覺愕然嘆曰淮視 陛下爲何如主而狡焉無忌至此乎是舉也彼中兩臺會疏曾誅其意矣蓋淮自權稅以來無毛不拔無血不吮而參隨員役虎視鯨吞其不安心沉寂不待智者而辨也一旦

奉詔稅歸有司不勝頻阻不勝憤悶乃有司避旨解部豈堪重徵而巡閱末奏簡書有難參預適當虜至得意斯鳴于是越職行邉攘功誇示以誑 明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夫國家之不假此輩以兵匪一日矣我 太祖躬芟羣雄聿登大寶乃于建元之歲首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宋末世皆爲宦官敗蠱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慨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

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
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
不得典兵雖欲為亂豈可得乎洋洋聖謨昭示萬禩
陛下動思法　祖豈其私一准也而予之鎮守必不
然矣倘或暫授虛銜要不過令其便于権採反覆屢
旨稅務而外不置片詞獨於科歛困累惓惓焉則
聖意森嚴詎容假借淮安可以鎮遼嚇衆而夭潰泄
兵如兒戲也請得因言而數其罪准之言曰　臣　一面
行文東西沿邊將領加謹隄防又曰　臣　差千總徐安

尤天福等帶領家丁三十餘名前去八里舖迤東奮勇追趕射死達賊一名夫軍中飛檄譚何容易今之巡撫薊遼者趙楫劉四科也總督三鎮軍務者蹇達也虜儆冡急惟三臣節制是聽即鎮道將領不得擅遑其方畧淮以五慶稅監東西移檄邊何道乎倘督撫下令淮亦得矯制下令是有兩督兩撫也督撫之權分則其令必不信督撫之令不信於將士天下事尚可為歟故子儀光弼爛焉稱唐家勳而魚朝恩一領觀軍九節度迄無成績此千古炯戒也噫若一總

徐安尤天福者亦可討也何也彼其豢養家丁原非
私結死士奉督撫調備一旦耳故月食官餼名隷士
籍淮烏得而遣之狂虜壓境輙聽其片語披堅而出
藉令蓄有異謀亦將令聽之不與抗乎此無論有功
與否當以軍法從事蓋方今傭儒僨帥貪緣倖得異
懊自保者往往而有則法令不可不飭恐淮言未必
確耳漢天子勞軍細柳都尉不納曰軍中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詔使使持節詔亞夫乃入夫非天子之詔
不尊肅閫政所以尊天子也而今乃聞閫宦令也淮

又曰是臣烽火傳至薊鎮一帶總兵尤繼先等亥時
到關夫沿邊墩堡環以甲士邏以偵卒將何爲者而
舉燧特一手之力奚必待淮而後達蓋此明係傳儆
常事夫且掩爲已功欺罔可知且烽以示信軍務攸
關淮未顯受明命而猥得妄舉將人人視爲戲具矣
周王戲而諸侯不來言之尤足寒心淮奈何開邊士
以疑也至於親驗虜級踏視邊圍此直指明核功罪
之事何物刑腐麾旌按節竟示朝廷無人乎昔風沙
衛殷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則入殿

諸侯師且不可況辱天子之衆而准方謂責任攸關
非代庖者比君父之前哆哆若此無臣禮極矣要其
意不過謂居民安堵悉由調遣保全之力庶巡閱有
名可以顯恃前旨下制有司嗷百姓如曩者耳則亦
何功之與有雖然縱使有功罪亦不貸韓子曰明主
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越官者死淮系官常之
職盜征伐之權損中國之威開四夷之釁罪乎功乎
大抵矯命專征則犯無將之戒或譸張虛喝則有說
謊之條無一而可也乃今之時何時哉諸酋蠢動遠

近勾連枵腹荷戈呼吸庚癸蓋岌岌乎殆矣故督撫於內帑之請不憚補牘閣部同詞職等苦控良非得已乃淮安亭八年之脧削動稱千萬蠻夷垂涎軍士側目已非朝夕而今之儼然臨塞左右麾指者卽垂涎側目之人也豈不長戎心而滋禍變淮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司農告匱蒿目寡籌括淮所積儘足餉士故稽謂不發內帑不散淮之財以佐不給則軍容不壯不治淮罪不並罪委淮調遣者則義聞不揚如必至讐民在甸戎馬生郊誰復肯爲　陛下出死

力蝕噬臍何益耶嗟嗟天下之思變新政而便已私者不第一淮也梁永荼毒三秦不堪再汚自簡矣李道鳴張湖口假怒濤以掠民潘相蠅營景鎭授烈焰而忘斃高寀執有司之名巧責零觧以肆侵漁李鳳利橋廠之潤復留原委以恣屬厭而馬堂則藉口銀魚民舫商舫綱罟殆盡甚且減舊額化萬爲六萬以遺窽巖而逞谿壑至貢勲則怯占羽流弁髦三尺中丞大吏五步之內法令不行此載在先今撫按奏牘班班可考世復知上有王法下有民瘼哉邇又駴心

楊榮陳兵自衛倘淮之計得行則傚傚安窮魁柄肆
竊此所謂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也伏願
陛下從社稷之謀審安危之要裁省決斷亟置淮於
理以勵其餘將權尊威望寧宗悲疆盡在乎此即標
如長鼻蔓如琪曾何難械組而致闕下不然臣不知
其所終矣

歇商不宜妄追職官無辜兢懇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臣等叨領巡視之役職在肅清上供體察民艱謹由官之出納勿敢侵耳顧十庫錢糧尚有頭緒各監局措辦可以支吾獨有惜薪一司官冗役橫蜂聚豺貪各商每歲支錢僅足鋪墊一切柴炭皆竭膏脂百爾敲剝如蹈湯火是以年來工部商人三十餘名至今逃亡消磨僅餘六人此六人者皆殘喘遊魂苟活旦夕供應安得及期僉派又非其日臣等蚤夜兢兢方

圖與部從長畫議多方招徠務求上下兩利之計乃
於本月十八日接得惜薪司内官楊致中手本内稱
具題鋪戶王來聘侵欠預支銀兩派定於本月初八
日上柴一厰尋復逃躲行東城兵馬司監收家屬因
嚴比伊妻弟鄭光耀賠納於十二日送中城兵馬司
澄清坊鋪當夜身死臣等不勝駭愕隨與該坊吏目
張應宿面據稱本日二更時分致中差管事陳福信
管押致光耀尋於五更時分身死當報中城察院批
法檢驗遍身傷重手足拶夾俱已潰壞臣等于是不

勝嗟嘆夫王來聘義勇前衛掌印指揮僉事也迫脅
役累久已停免而鄭光燿又燕山右衛指揮僉事絕
不相關者也頃者　皇上念畿輔天下根本詔下恤
商有曰内府舖墊使費日增刑逼威傷致令逃亡相
繼京師空虛深可憂懼王言如天而致中獨不聞乎
今致中所爲揑奏　皇上者固曰來聘拖欠預支耳
使誠有之則南廠諸使固在即應勾攝則工部及臣
等衙門何故不行知會而擅恣若是内臣一紙紅批
威如駕帖亂刑驚促控訴無門且夫初八日至十二

日時非久也來聘家屬俱在非遂滅跡人間也稍緩須臾何難根究即以彼久未供役者一旦而責以一歲三十萬斤之多採置輓運勢須之二百里外又寒沍皸瘃不能卒至何不少假便宜而遽繫其妻子使益畏縮又望風捕影株連殺人乎律令凡六部察院等衙門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者須密切實封奏聞不得擅自勾問杖罪以上論功定議請旨區處若此其重也今來聘與鄭光擢皆指揮世職光擢特以來聘戚屬之故無罪而執之如囚纍然搒掠鍛鍊立

登鬼簿致中縱無人心獨不念朝廷所以卹勳裔之制耶日來鄭氏寡妻孤子叫呼道路有目同悲據稱致中聽信積惡寫字項掌班等差惡役陳福信等多人鎖拏光耀夾拶累日陸續得過銀二十七兩銅錢五千三百文又口稱索賄千金方行釋放然則致中所爲毒刑峻罰惟日不足者果爲公乎抑爲私乎居常狠狽虎噬惟誅求是亟惟厮隸是縱至於形見罪彰則曰上供緊要之故也夫誰欺乎　祖宗建官命署皆有深意司曰惜薪將尺柴寸炭尚須愛嗇謂民

力之艱難耳豈謂因以困民而又枉殺之供御有缺尚可復進人命一絕不可復生國家大辟極刑猶須平反而致中作威以騁憯礉若此之甚乎致中酷傷多命人怨入骨屢辱白簡幸緩天誅乃猶怙終不悛轉加咆哮流禍安窮夫背詔毒民其罪一也威逼殺人其罪二也擅勾軍官其罪三也蓄奸播虐嚇詐得財其罪四也捏奏欺上其罪五也專刑無法其罪六也稔惡負恩不知省改其罪七也長至大慶而使冤聲厲氣汙塞長安其罪八也怵迫商民使內供益緩

其罪九也蔓引無辜搖動京師其罪十也如致中者
天理所難容王法所不宥者矣伏祈 皇上慨然乾
斷將致中華去總理職銜勅下法司從公鞫問並將
積書項國祚等悉正典刑以謝鄭光耀於地下而紓
商民萬口之恨庶幾虐焰消而人自樂供國法肅而
邦其永寧乎抑 臣等猶有說焉國家設有工部柴炭
一司專以催攢各商而內外諸廠特其納受傳送之
官不知起自何時中使乃得追比商人而刑罰之酷
鋪墊之多則自楊致中總理始仍有管理僉書等九

數十人更有守門巡街香匠秤手圍頭等項千蹊萬徑張口待飽而該部年來錢糧缺乏無徒預支各商宰皆破家以應賠死於力俎桎梏之間夫旣役其力而又竭其生是橫征也上方與之而下先奪之此亂象也國家曾未嘗省金錢毫釐之費徒爲若輩掣肘致令棼棼及苦不足可爲太息臣等竊計以爲欲內供常給莫如恤商欲恤商莫如去刑汰費歸之畫一伏乞敕下該部推廣柴炭司設官之義倣驗試驗糧二廳之制以屯田司主事一員專督其役預支不爽

催辦如常各廠但靜聽輸入不得追呼而至等時監
收之其各廠積猾冗役盡行栽革但依舊額自可足
用舖墊一節查照廿庫事埋斟酌定制不得恣取并
在外胥卒嚴加禁約要使各商奔走拮据之內尚得
沾濡銖兩以示鼓舞夫如是則政有綱紀而人可憑
藉何致逃亡愁苦傷國家根本如楊致中之所為者
是在審擇人焉若夫僉報舖商旱宜分別凡業儒之
家自生員以上功臣之後自千百戶以上及民間寡
婦弱子並得豁免卽令六商旣困安得株守四年一

派之例此則該部之所亟行者也臣等據事直陳揆
時酌議統惟
聖明裁覽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敬陳奸璫專權畧陳遼左情形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頃遼東稅監高淮陳報夷情中有鎮遼協關等語又有非越俎代庖等語而且擅行文將領加謹隄防擅會同登城催督各路擅差千總前探擅傳烽火沿邊虜寨踏看以逞其威擅給被傷銀兩以專其恩擅自稱有驅策出邊之勇擅自矜有先事預防之謀句句張皇字字誇誕擅自稱奏任意僭狂蔑法欺君莫此為甚彼不過以爲雄心未遂前詭未諧乘此洶洶姑

且嘗試報吏情以旌伐獻達物以示功若是聖怒不加吾便肆焉得志闕上塞上莫敢誰何可以馳騁疆場可以頡頏撫鎮可以凌鑠將士可以擅動錢糧可以希意外之功可以叨不世之賞營校計謀不出斯言官屢進彈章未蒙　皇上俞旨鮮以爲么麽小寇夫亦何傷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若不蚤爲之處則遼左有五危焉阻撓軍務一危也挑釁邀方二危也奸宄叢集三危也逃亡愈衆四危也敵虜窺伺五危也何謂阻撓軍務兵之用貴速機會變於斯須兵

之節貴專分布各有鈐轄總鎮不敢抗督撫之命即
巡撫亦不得掣總督之權而淮以中使遙臨差遣如
意萬一督撫欲左而淮顧驅之於右總鎮欲東而淮
顧策之於西如連雞之不能俱棲如驂馬之不能獨
進指縱之機不速一體之誼不周欲克之鼓不聞光
弼之旗不颺安望其用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也何謂
挑釁邊方烽火相傳則必旌旗相望旌旗相望則必
金鼓相聞淮亦必率衆登壇分師閱武以不請發鈐
之輩懷妄圖富貴之心或托言防虜於邊屯或托言

揚威於塞上或希冀虜級以獻捷或假貢夷物以輸
誠賄於當機輕於料敵虎方伏激之便怒火未崇燎
之使燃師以失律而凶軍以寡謀而潰臣恐其噬臍
無及而不戢將自焚也何謂奸宄叢集淮既擅遣宫
軍托言禦虜必因禦虜廣募民兵貧身無策之徒遊
手無藉之衆挂名行伍衣食覓錢大則冀之以邀功
小則藉之以糊口其來也原無固志其往也咸有異
心況兼約束非儔撫懷無術聚之極易散之極難亡
命猿林求活魚釜鳥合而起狼狽而驚肘腋甲兵蕭

墻敵國則揭竿之輩即荷戈之人也何謂逃亡愈衆
淮之給賞軍士必從賦稅而來既以賦而餉軍必因
軍而增賦大而輿芻輓粟小而扉屨廚傳無地無徵
無人得免工商以製軍器而廢業農以供軍餉而失
時始釐于榷稅之誅求再困於征戍之暴斂極貧之
室更遇凶年久虐之入復遘危疾安得不老幼轉溝
壑而壯者之四方也何謂敵虜窺伺頃者虜酋狡犯
直抵寧前來如飄風遼不知其所守去如脫兎遼不
知其所攻单弱空虚底裏已見而淮復開邊隙擅預

兵權取笑四夷貽害匪細況兼華人逃散頗棄夷中倘如巫臣之教吳有中行以啗虜多方誤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恐魚朝恩不能全師於唐而童貫必潰師於宋也然因此五危也實出四患無兵抵敵一患也無食餉兵二患也四方騷動三患也喪師震怒四患也夫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迄今拯救猶可撐持若危已著而思安患已臨而求備將以徼倖庸可倖冀乎即戮淮以謝遼又何補於國家之萬一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亟 正淮撫將之罪預析淮

必至之萌則邊烽以息遼鎮以安而皇圖可鞏固無

虞矣微臣不勝懇祈大願激切待命之至

稅璫暴虐非常蠱毒憲臣有據疏

陳宗契福建道監察御史萬曆三十五年

臣聞御天下之術有二權與法而已一人而能遥制四海權在故也四海而不敢不制於一人法在故也法借權而後行而國家有不必收之權則柄落而法愈玩權借法而後伸而天子有不必行之法則法絀而權不尊故國家相主相養承平二百餘年獨恃權法二字互以爲重今接邸報見有陜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所參梁永樂綱蠱害一事滿朝臣工莫不錯愕

咋舌而亦未常不嘆虐璫之流禍小人之無極國家之法紀噬鯨吸脂敲髓其為秦民荼毒已非一日所見于諸臣參劾者亦已非一疏矣在梁永恨不欲剮盡秦民在三秦秦亦恨不欲即收梁永所恃御史余懋衡入關以來恃斧斷猾疏膏暢澤庶幾傷心欲動之秦民亦謂控訴之有路遷延旦夕以不即及於亂耳然三秦各為慮懋衡不可一日無梁永自為慮懋衡不可一日有遂以樂綱為腹心又以張永楨李可利為牙爪賄毒佈置乘間連發雖其覺露適有天幸而

懋衡之就死垣者危乎危乎間不容髮矣夫奉大一之詔巡行郡縣爲天子鋤強抑弱揚清激濁者御史也御史代　天子巡方爲命吏而示等敵以舉徐之勢取天子之命吏而毒殺之是目中無天子之吏是見無天子之漸也禍莫大於殺使罪莫大於無君梁永樂綱宜加以何刑也乎　臣嘗讀律文曰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夫曰堪以殺人則已殺未殺皆坐此律今懋衡雖猶幸即存乎而殺刑具矣殺機成矣毒物見在招證宛然樂綱之爲教令也明矣

然敎令孛可利者樂綱也而敎令樂綱者又誰耶樂綱飛禍食人事事皆聽命乎永而成此大謀謂非永所指使焉綱必不敢也綱不敢而永禎可利又誰敢乎故今日誅永禎誅可利誅樂綱而不及永天下必不服乎其爲可利諸人亦必不服也然羣臣之疏凡三四上而 陛下乃留中不即發者豈未聞漢文帝之誅薄昭耶薄昭殺漢使者而文帝終不以母后故廢法而盛名到今爛焉夫同一殺使者也文帝不庇一親母弟而 陛下獨遲疑一強奸悍僕其何以訓

天下後世乎且御史子然事主萬里開關所侍者一巳之意氣天子之靈爽耳此璫不去則益長後來竊伏之禍而法官之意氣必衰此璫不去則益摧使臣任事之心而國家之靈爽愈弱何也蓋御史所行之法　陛下之法也　陛下之法既不能衛一執法之御史則御史有不敢執之法敢執而御史病不敢執而國病矣　陛下之法　祖宗之法也　祖宗立之而不必行于骫法之虐璫則　祖宗有不信之條法不可信則人不信法至于人不信法而天下事益不

可知矣　陛下何如主　陛下之三尺何如法　陛下之御史何如官　陛下之梁永何如人而以其若彼其輕若此哉語云嚴家無格朴整飭勢使然也事在必行斷而弗疑　陛下亦何愛一掃除賤役以壞　祖宗二百餘年所自立之制度耶伏願　皇上照豺狼狐狸之奸分別造謀假予之律將梁永樂綱一體勘問或馳緹騎繫于京師或遣法司勘乎彼地庶巨奸無不糾之慝國律無倖脫之條天子見萬里之外而我　皇上磐石之基永永無極矣